

筑路情怀

江海潮生处 实业报国情

——观看电视剧《江海潮生》有感

□ 赵 敏

这段时间,央视热播剧《江海潮生》让我思绪难平。故事以甲午战争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局为时代背景,呈现了“状元实业家”张謇从庙堂走向民间、探索“实业救国、教育兴邦”的真实历程。

今年恰逢张謇逝世100周年,作为观众,透过荧屏得以穿越百年风雨烟云,感受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的爱民情怀,触摸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”的赤子初心。全剧将张謇的个人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历史叙事之中,以实业为支点,盘活了一座城,富甲了一方百姓,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面对《马关条约》后列强环伺、国贫民弱的困局,张謇深知“国非富不强,富非实业不张”,他创办大生纱厂,以“棉铁主义”对抗外资经济侵略,又将实业利润反哺教育、医疗、慈善,以一县之地铸就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。他提出“办一县事,要有一省的眼光;办一省事,要有一国的眼光”,唯愿以局部发展促进全国繁荣。

这份“实业兴国”的理想抱负,跨越百年,在今天中国铁建的实践中找到了深沉的回响。中国铁建将“实业兴国”刻进了红色基因中,从青藏铁路的攻坚克难到福厦高铁的智能建造,从国产大直径盾构机打破国外垄断到竹基新材料开辟绿色赛道,以科技创新体系攻克一项项“卡脖子”技术。8.61米盾构机主轴承

的下线,让“大国重器”拥有了自主可控的“心脏”;世界首台千吨级高铁架桥一体机“昆仑号”,让中国建造的速度与精度刷新世界纪录。在新时代新征程中,中国铁建着眼布局新基建、新能源、绿色环保等赛道。这和张謇当年从纺织向盐垦、向教育不断拓展实业版图的逻辑何其相似——实业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必须与时俱进,才能承载兴国的使命。变的,是技术从“跟跑”到“领跑”的实力;不变的,是以实业支撑国富民强的初心。

张謇提出“父教育、母实业”,认为两者如父母般相互依存。他用大生纱厂的利润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、南通博物苑、盲哑学校等370多所学校,构建起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,这份“反哺社会、造福桑梓”的理念,至今仍是丈量企业家精神的一把标尺。今天的中国铁建,则将“实业兴国”的内涵拓展为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”。从博鳌近零碳示范区的智慧化改造,到曹妃甸国内规模最大海水提溴项目的落地,从竹缠绕管道订单突破1000公里,到“五新赛道”的全面布局,中国铁建正以“科学家+企业家+工程师”的创新联合体模式,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转型。

随着剧情的推进,我时常感叹,可以影响一个时代进程的张謇何其伟大。他曾说,“做一个开路先锋,难免孤独。”这份超前与孤独,是一个旧时代向新时代的

过渡时,先行者必然承受的重量。而今天的中国铁建,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——身后是国家的战略支撑,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的并肩同行。张謇当年“让南通跑上公共汽车”的愿景,在今天已跨越国界,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递“中国建造”的温度。

跨越百年,不变的是实业兴国的精神底色与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。张謇不尚空谈,一脚泥一脚水地创办工厂、开垦海滩荒地;中国铁建的基因里同样流淌着“实干”的血液——在高原铁路、海底隧道、超级桥梁等世界级工程背后,是数万名建设者在极端条件下的坚守与付出。张謇办大生纱厂,“目的不是纱厂,目的是救国”;中国铁建的使命是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”,从抢险救灾到乡村振兴,从“一带一路”到“双碳”战略,企业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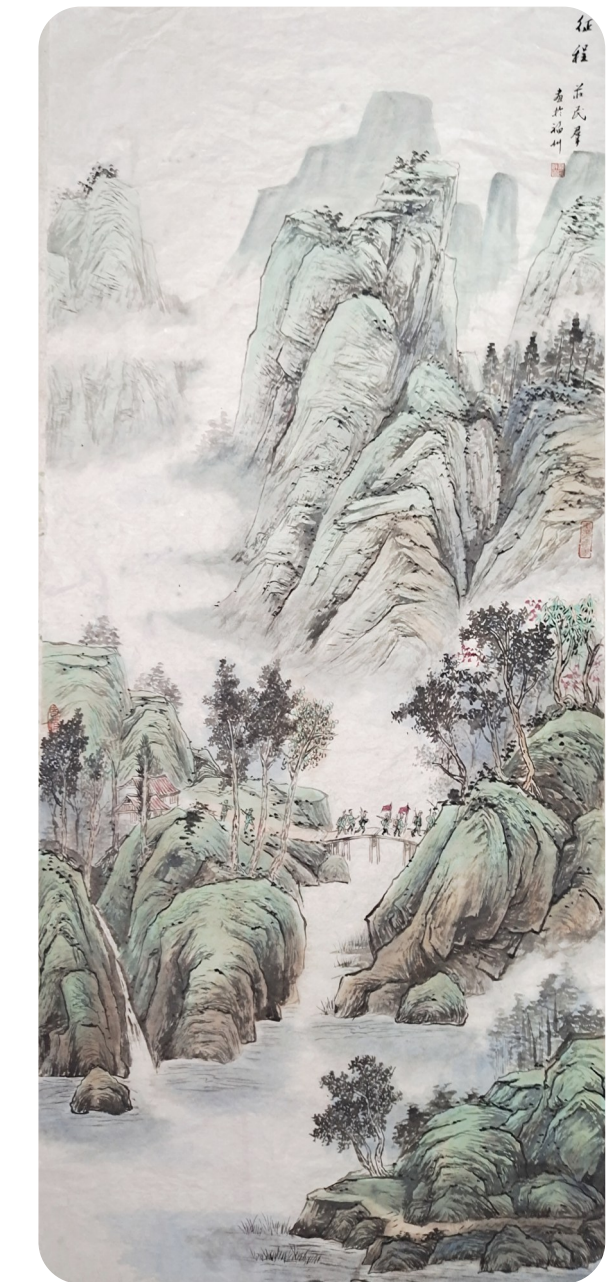
荧屏故事终将落幕,但实业报国的精神火种,穿越百年,依然熊熊燃烧。当我们把张謇“敢为人先、实干兴邦”的足迹,与中国铁建“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”的征程并置观看,会发现实业兴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一代代人用汗水、智慧乃至生命铺就的道路。这条路,张謇走过,铁道兵走过,今天的中国铁建正在走。

江海潮生处,吾辈当接力。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这条路上的同行者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城建三公司



繁茂 王凯强 摄 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局五公司



征程(国画) 庄民群 作 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四局福建公司

工棚闲话

墨线

□ 黄玉珊

工地上弹线,用的是墨斗。线在斗里浸饱了墨汁,绷紧,手指一拨,一条黑线直直落在砖面上。偏没偏,正不正,一眼便知。几千年来匠人就这么弹,弹完照着线砌,线在哪儿,砖就往哪儿摆。

廉也是一条线。无声,无形,却在。

最难守的,是暗处的线。明处有制度,有监督,有众人的目光,谁都能站得直。难的是四下无人时,手伸出去了,又缩回来。古人讲“慎独”,说了两千年,分量没经过一分。东汉杨震暮夜却金,有人劝他“暮夜无知者”,他只答:“天知,地知”。四个字,不是说给旁人听的,是说给自己的心听。心里那条线在不在,旁人不知道,自己清清楚楚。

最怕丢的,是一点一点偏出去的线。所有的偏差,都不是从大处开始。一次将就,一个“差不多”,一个“就这一次”。退一步觉得无碍,再退一步也觉得无碍,退着退着,线就看不见了。古人讲“千里之堤,溃于蚁穴”,蚁穴不大,可口子一开

就收不住。廉洁也是这样,不是哪一天突然塌的,是日复一日一点一点松的。等回过神来,不是偏了一点,而是偏了一生。到那时候想正回来,要付出的远不止决心。

最要紧的,是心里的线。制度划得再清楚,纪律定得再严,人心是活的。外面的规矩再齐整,心里没有,也是空的。线得自己认,才算数。道理讲了一遍遍,不如某个瞬间自己想通了:有些事不能做,不是怕后果,是因为不该。这一念之间,就是廉与不廉的分界。别人替你弹的线,认不认在自己;自己弹的线,走偏了怪不了谁。

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,不需要多深的学问才懂,需要的只是日日守、时时醒。

放线的人隐于尘土,砌墙的人步步扎实,最终立起的,是一道经得起岁月的直墙,就像那些守着底线的人,从不张扬,却把“廉”字嵌进了每一步里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建设南方公司

心香一瓣

好好吃饭

□ 冉 卫

群山环抱,远离故土,施工任务繁重,作息很难规律。抢抓工期时,错过饭点是常事,一碗泡面、简易快餐便应付一餐。来到雪域西藏,常常整日奔波赶路,中途只能靠一碗面条果腹。从前不爱吃面的我,早已习惯这般简单的饭食。千里遥遥,母亲无法亲眼看见我的日常。每次拨通电话,闲话家常过后,千言万语总会归于一句:在外工作辛苦,忙忙也要好好吃饭。我每每应声答应,从不诉说工地三餐的仓促,不愿让远方的她徒增忧虑。跨越山海的叮嘱落在耳畔,藏着沉甸甸的牵挂。

岁月流转,我已然成家自立。在寻常烟火里,慢慢熟悉柴米油盐,学着下厨烹饪。从前只会品尝母亲做的饭菜,如今也能做出一桌可口的菜肴,照料自己与家人。可每一次通话,那句熟悉的叮嘱依旧如期而至。纵然她清楚我已长

亲情似海

钢轨上的两代人

□ 王博强

我生长在陇原东南的天水,这里群山环抱。山,是故乡最深刻的印记,也像一道屏障,阻隔着外界的消息与机遇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铁路是一列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。那是山里人走出大山为数不多的途径。

母亲常讲起她青年时期外出求学的经历。20世纪90年代,母亲背着沉重的铺盖,拎着装满生活用品的网兜,步行两小时山路赶往车站。露水打湿裤脚,途中她不慎摔倒,膝盖磕出大片淤青,却只是拍掉尘土,继续赶路。

县城火车站简陋而拥挤,候车室没有座椅,旅客只能靠墙蹲坐。绿皮火车缓缓进站,人们蜂拥而上,车厢过道挤得几乎无法转身。母亲被挤到车厢连接处,只能把铺盖铺在地上当作座位。漫长旅途中,她不敢多喝水,也不便吃东西。一位外出务工的大叔见她孤身求学,主动让出一点位置,还分给她一颗温热的红薯。那趟三百多公里的旅程,走走停停,颠簸了四个多小时。车窗外,群山不断向后退去,母亲的心里是对远方的期待,也有对故土的牵挂。

后来,铁路越过群山。中国铁建参建的宝兰高铁开通后,天水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。游客来了,农产品也有了更广阔的市场。苹果、花椒等山货通过便捷的交通销往各地,曾经滞销的农产品,渐渐变成乡亲们增收的希望。

铁路带来的改变,也走进我们家。

我读大一时,爷爷重病住院,家中大部分积蓄都用来治病,我和弟弟的学费一度没有着落。父亲想卖掉家里的花椒,却赶上市场价低,收购价一降再降。无奈之下,他每天凌晨进山采摘,随后辗转高速路边、农贸市场和高铁站附近摆摊叫卖。转机出现在高铁站。一位来自江苏的餐馆老板品尝花椒后,决定收购家里的全部存货。那笔钱,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,也补上了爷爷后续治疗以及我和弟弟的学费。

那时我才更加真切地明白,铁路带来的不仅是出行便利。它让远方的客商能够来到家门口,让山里的物产走出去,也让普通家庭在困难时多了一条谋生和突围的路。钢轨铺就的坦途,连接的不仅是城市与乡村,更是一个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。而这份便利,从来不是凭空而来。中国铁建建设者深入荒山沟壑,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,把天堑变成通途。他们扎根山野、默默奉献的身影,在我心中埋下了投身铁路建设的种子。

如今,我就职于中铁十一局七公司,以物资保障者的身份,守护着工程建设的后方防线。从摸排项目需求、制定发货计划,到对接厂商、严控质量,再到统筹配送、逐项验收,每一本台账、每一张单据,都关系着施工现场的进度与安全。一线建设者向崇山峻岭挺进,我便守好物资供应链,确保所需物资及时、准确、保质保量送达。

从绿皮火车到高铁,从母亲艰难求学的远方,到我如今参与铁路建设,我的人生始终与钢轨相连。钢轨改变了家乡的命运,也托举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。前路依旧漫长,仍有群山等待跨越,仍有山村盼望铁路通达。我愿藏乡愁于心,献青春予山河,追随钢铁长龙的足迹,让更多山中小城驶上发展快车,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一局七公司

吾乡吾土

麦香千里

□ 陈茂宁

早上去食堂打饭,师傅做了煎饼卷馓子,一股熟悉的麦香漫过来,思绪一下就飘回了临沂老家。

说起临沂,总绕不开煎饼。街巷里随处可见煎饼铺,鏊子烧得温热,师傅舀一勺面糊往上一倒,竹蜻蜓跟着手腕一转,打个旋儿就摊成了一张圆溜溜的金黄薄饼。边缘烤得微微发脆,内里却软韧筋道,揭下来对折两折,攥在手里温温的,顶饱又踏实。念书那阵子赶早自习,我总跟同学扎进食堂,卷上一份热菜,攥着煎饼就往教室跑。

临沂人常说“煎饼卷一切”,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卷馓子、卷酱菜、卷猪头肉,是家常滋味,就连街边咕嘟冒泡的麻辣烫,捞出来沥净红汤,往煎饼里一卷,辣香混着麦香,也成了独一份的街头烟火。一张薄饼,从不挑拣食材,甜咸荤素,软硬鲜香,都能妥帖地裹在里头,像极了临沂人随和、不挑剔的性子。

我所在的中铁十四局四公司,就是从临沂走出去的企业。如今虽扎根济南,骨子里还带着沂蒙老区的实诚劲儿。身边临沂老乡多,不少人家还安在老家,周末跑个来回,行囊里总少不了裹得严实的手工煎饼。带回宿舍,就着食堂的大锅菜就是一顿。办公室里同乡遇上,递上两张,不用多寒暄,咬一口就懂了那份舌尖上的乡愁。

铁建人走南闯北,煎饼也跟着行李箱,翻山越岭,铺到了全国各地的工地上。日子久了,好多从没去过临沂的同事,也都跟着尝过了临沂煎饼的滋味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四公司

前些年和同事去项目出差,正赶上中午饭点,项目书记领着我们往食堂走,从储物柜里翻出个包裹,一层层塑料袋拆开,竟是一叠干爽透亮的临沂煎饼。“家里刚寄来的,知道你们是临沂人,肯定好这口。”他又端来两碟小炒,我们就在食堂角落支起张小方桌,坐着马扎卷煎饼。旁边几个同事也凑过来,熟门熟路地扯过一张卷上菜,边吃边打趣,说现在自己吃煎饼比临沂人还顺口。窗外是漫坡的油菜花,风一吹,花香混着麦香飘进来,捏着温热的饼皮裹上鲜菜,一口咬下去,连日赶路的乏累,顺着麦香就散了大半。

日子久了就觉得,铁建人的性子跟这煎饼有几分像。煎饼要在鏊子上细细烙过,才越嚼越有筋道,铁建人也是在天南地北的工地上摸爬滚打,才练出了能扛事的韧劲儿。一张煎饼容得下百味,铁建人走南闯北,也容得下四方水土,山里的冷风、江边的潮气、各地的口音、各样的辛苦,都能接得住、咽下去。从沂蒙老区到泉城济南,再到遍布各地的火热施工一线,铁建人揣着家乡的味道上路,把临沂人的实诚与包容,悄悄铺进了每一段向前延伸的路基里。

那些纵横交错、伸向远方的铁路线,串起了天南地北的工地,也串起了铁建人散落在各处的乡愁。一张煎饼能裹住百味,万里钢轨能连通四方。而那缕淡淡的麦香,不管走出多远,只要一想起,心里就格外安稳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四局四公司

大,能够打理好衣食起居,但在母亲眼中,我永远是放心不下的孩子。

走过求学之路,奔赴铁道建设一线,扎根异乡筑路架桥。此刻我终于读懂,“好好吃饭”从来不止关乎一日三餐。求学之时,是她盛满饭盒的疼爱;投身铁建远赴高原,是她无法近身照料,心底最深切的期盼;待到成家自立,是历经时光依旧不变的惦念。世人多期盼前程似锦、功成名就,母亲的心愿却简单纯粹,只愿我三餐规律,身体安康。

而今母亲年岁渐长,身体不复往日。通话之时,我也开始反复叮嘱她好好吃饭。曾经,是她将牵挂化作一句叮咛向我奔赴;如今,换我把惦念融进相同的话语,送给心中最牵挂的人。一句简单的叮嘱,在母子之间流转,走过岁岁年年,始终温暖明亮。

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,我行走在铁道建设的征途上。前路漫漫,风雪兼程,母亲那句“好好吃饭”跨越流年,伴我奔赴一处处工地。这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话语,是绵长一生,永不消散的母爱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二局海南公司